

戀之崖懸

著 塵 白 陳

行 刊 社 版 出 益 孝

懸崖之戀

陳白塵 著

香港出版社

• 戀 之 塵 戀 •

刊行者：

著 者 陳 白 塵

發行人 吉 少 甫

刊行日期 三十六年八月

基本定價 六 元

考 益 出 版 社

上海山陰路恆豐路七十七號

有版權 • (1—2000) 羣 (1038)

本劇係以俄・奧斯特洛夫斯基所
著之『沒有陪嫁的女人』爲藍本。

——作者——

人物：

余友楠——一位做進出口的鉅商，年卅餘。

胡子雲——重慶的紳糧，兼營着不掛招牌的商業。年四十許

汪奇——別人叫他小汪，二十五六歲，是一位祇要有利可圖，什麼生意都做，

麼門路都鑽的活躍人物。

李鍾秀——破落小地主，終日無所事事的，四川人所謂的「公爺」。三十餘歲。

李妻——年相若。本名范婕，但大家都叫她李太太。從某一意義講她算是個精明能幹的好太太。因為整個的家庭是她在支持着的。

范媽——她的妹妹，因為父母雙亡，所以住在李家，西南音樂學校一年級生，約二十歲。

孫克歐——某機關的一個起碼科員。和范家沾着點親。也二十六七歲。

小翠——李家的丫頭。

劉海山——汪奇家裏的男用人。

何 修——余友楠的隨身聽差。

抬滑竿的——甲，乙。

時間：

勝利前後的一年間。

地點：

重慶南岸的山上。

第一幕

第一場

時：一九四五年，七月初，近黃昏。

地：山上，路旁。

人：余友楠，胡子雲，汪奇，李鍾秀，李妻，范嬌，劉海山，何修，抬滑竿的甲、乙。

景：山腰上半畝平地，在茂林修竹裏掩藏着一個茅亭。附近有幾所房屋，這亭子是屬於那一座很大的別墅——本地人叫它做洋人房子——的。亭子建築在一個懸崖之側，像是專為流覽江上風景的，因為我們在這亭旁，都可以看見對岸的重慶。對着亭子，是一條下山去的長長的石坡。亭前有一條小徑：走上去，便是那洋人房子和胡子雲及汪奇的公館，亭後的一條路則通李鍾秀的住宅了。

西沉的太陽照在亭後的林子裏，抹上一層黃金的霧。

〔汪奇家裏的男用人劉海山，穿了一件空心長衫，腳蹬一付新草鞋，在亭子裏佈置着三張躺椅和一張矮桌子，但搬來搬去都覺得不妥當。〕

〔鄰友楠的聽差何修在亭旁乘涼，他穿的是布製的西裝襯衫，黃卡其西裝短褲，跑鞋，敞着領口在兜風，側眼看劉海山，不以爲然地開口了。〕

何：喂，老劉，我跟你說，還是搬到外邊來！

劉：我們少爺關照，要擺在亭子上呀！

何：嗨，那不過是一句話，不一定要擺在亭子裏頭呀！

劉：（爲難得很）……………

何：聽我話，不會錯。我們余經理的脾氣我知道，他喜歡涼快寬敞。

劉：我們那位少爺可……………

何：你們少爺還不是要順從客人的意思？

劉：（被說服了，把椅子再往外搬）也好。

何：（實在看不順眼，自己也動手）椅子向外！

劉：（滿不高興）幹嗎？

何：看風景呀！你以為他們真的嘴渴了，要到這兒來吃茶？——重慶玩膩了，過南岸來，爲的是看看風景，享享清福的！

劉：（翻着眼）不是你們余經理要買那座洋人房子？

何：今天是順便來看房子的；我看他還未必要。

劉：（驚）不要？那我們少爺可不自忙了一場？爲什麼？還嫌房子不好？

何：（微笑，不敢說）這個……你不會懂。

〔亭前那條路上來了李鍾秀的妻子——范婕，未見其人，先聞其聲。〕

李妻：老劉，在幹嗎？你們小汪先生又來了客呀？

劉：哦，李太太，哎哎，您上街？

妻：到輪渡去看看，我們二小姐放暑假，今兒要回來了。（低聲）誰要買房子？

劉：我們少爺的朋友，重慶的余經理，要買那洋人房子。

妻：（驚）買洋人房子？那來的這末個大財主？（忽然一笑）你們少爺可又要撈

一筆了？

劉：（正不好答覆）咳……

妻：（已經笑着向山下去了）回頭告訴你們小汪先生，就說我們二小姐回來了！

噢！

劉：（堵着嘴並沒答覆）……

何：什麼人？

劉：雌老虎！——李鍾秀的老婆（看對方不懂又解釋地）就是我們隔壁鄰居家太太。

何：看樣子是個精靈鬼！——男人怕她？——幹什麼的？

劉：男人呀？從前是位公爺，靠收租吃飯，現在可慘了，一抗戰，家私快完了，就靠女人養活他，——是個窩囊廢！

何：怪不得，男人吃女人嗎自然是……

劉：（用膀肘子搗他一下）就是他！

〔何修回頭一看，李鍾秀蹣手蹣足地來了〕

李：（看一看石坡那邊，低聲）老劉，我老婆走啦？

劉：（帶幾分取笑地）才走。怎麼？她前腳出門，你後腳就溜了？

李：走走走，到街上去坐坐。

劉：我不陪，回頭你那位太太又罵我，還以為我吃你的白大哩！

李：那末你請我！

劉：對不起，沒空。

李：啲……

劉：真的，你看，今兒我們少爺又有客！

李：什麼客？

劉：長城公司的余經理。

李：啲，小汪跟長城又拉起關係來了？真會鑽！——怎麼？他也想做進出口生

意？

劉：誰曉得？——他什麼生意不做？

李：倒楣！就怕一個人吃悶酒！（看看何修，預備走了。）

（汪奇的聲音在叫：「劉海山，好了沒有？」）

劉：（對內回答）好了（低聲笑向李）小姨子要回來了？

李：（作色）怎麼？

劉：那你可以找孫科員去吃酒了。

李：（難爲情地）我找他幹嗎？（憤然去。）

（劉海山去整理桌椅。）

何：（笑問）這就是窩囊廢？

（着夏威夷衫的汪奇，精神奔下地上）

汪：快去拿汽水來！（回頭對內）余經理，你看這兒風景如何？

（劉海山何修側身讓余友楠上，然後急下。）

余：好好，真不錯！

汪：這亭子也是那外國人的！（向劉去處）劉海山，你請胡大爺下來，說太陽已經下山了（回頭）您瞧，到晚上重慶那邊一片燈火，據說簡直跟香港一樣！

余：（微笑）那還比不上，你沒有看過香港。

汪：可是在我們內地——

余：當然了。這兒的風景確實已經不錯了！

汪：所以這一座別墅，我看您就買下來吧！再說，如果重慶再有轟炸什麼的，這兒也最爲安全。

余：嗯……………

汪：這價錢當然也不算頂便宜，但是連全部傢具在內，也就不算貴了。您想單是那幾套傢具，如今在重慶就是化錢也買不到。還有那架鋼琴，就值個一二百萬，而且重慶如今還缺貨。

余：（笑）小汪，你忘了，我雖然會哼兩句二簧，可不懂得什麼音樂哦！

汪：笑話，您客氣！——哦，我還忘了一句，剛才我說的那價錢，僅僅是別墅的

正價，這個亭子是完全奉送，一文也不要的。

（胡子雲已經走出來了，看他們在談生意經，便自己揀張躺椅坐下。）

余：好，好，我們明天再談。明天再談。

汪：（只好冷下來）也好，可是那外國人急急於要回國去了，恐怕……

胡：嘿，小汪，你別勸他了！我曉得他的心事！他現在不會要這個房子！

余：（猛一轉身）哎呀！子翁，你嚇了我一跳！

汪：（驚叫）哎！當心！這兒欄杆壞了！跌下去可不是玩的！幾十丈深哩……

請這兒坐吧！

余：子翁，你又要造我的謠言了？

胡：怎麼是謠言？你剛才自己告訴我的：姚莉莉今天沒有跟你過南岸來，生了一

肚子氣！

余：這我也沒瞞你。

胡：那就得！買房子本來是爲了金屋藏嬌，如今姚莉莉既不來，買座空房子幹嗎？

余：胡說，胡說！

汪：胡子翁真是胡說了！姚莉莉大概今日有事，但有了房子還怕她不來？

胡：嘿嘿！小汪，你可不懂得友楠——我們余大經理的脾氣了！——你可知道他有個混名？

余：（不願意）唉唉，子翁，你今兒怎麼？……………

胡：沒有關係，你怕這位小老弟還不知道？——你知道不，他有個混名叫「賣油郎」？

汪：（故裝糊塗）哦！不知道，不知道，「賣油郎」？是不是爲了余經理做過桐油的出口生意？

胡：那你是祇知其一。

汪：那末其二呢？

余：你別聽他胡說！

胡：（笑）你就聽我胡說罷：——舊小說裏有個「賣油郎獨佔花魁女」你可知道？

汪：余公的花魁是誰呀？

胡：花魁多得很！問題在「獨佔」兩個字！我們余經理對於女人有個脾氣：就是不沾手則已，一沾手就不許別人碰一碰！此之謂「獨佔」！（大笑）

汪：（躍起）對呀！愛情必需專一，愛情必需獨佔，余經理真是深懂得戀愛三昧呀！

余：（得意地）你別聽他胡說！

胡：所以姚莉莉不來，是必有問題：有了問題的女人，我們余經理必然是一腳踢開。……………

余：（緊接）噫，子翁，你全部都是胡說白道，只有這一句話，才算是我的知己！

胡：這就對啦！我知道你今天回重慶去，一定是一腳踢開姚莉莉，那你還要這房子幹麼？

余：（側臉一看）那你又是胡說了！——好了，好了，子翁，汽水來了，少胡說白道了！

〔劉海山與何修搬汽水及杯子上，在亭子裏開汽水。〕

胡：（正色）唉，友楠兄，說句真心話，這房子你如果不要，對於我倒是一個大損失！

余：笑話，你有什麼損失？

〔聽差們奉上汽水。〕

胡：你想，在南岸這個山頭上，我一個人好寂寞啊！——小汪他又是一個沒頭的蒼蠅，一天到晚在外面亂鑽，簡直沒有一個可以談談的人！你要搬了來……

汪：是呀！您如果做了我們鄰居，我也可以早晚領教領教了呀！

余：嗨，你們兩位太客氣了！可是子翁，你還有什麼寂寞呢？夫人和少爺小姐都